

歷史與空間

羅大佳

妹妹的禮物

鄉下妹妹進城，每次都帶著禮物，有白菜、蓮花白、娃娃菜、厚皮菜、萵筍、黃葱等蔬菜之類，季節時還帶著桃子、李子、梨兒、橘子等水果。

妹妹的禮物我很喜歡，一是這些禮物來之不易，農村人種莊稼很辛苦；二是這些禮物色彩鮮艷，一片片蔥綠水靈靈的，十分誘人；水果色潤味佳，口感甚好；更重要的，這是妹妹從專屬的菜園地裡採摘的，絕對生態，吃着放心。

農村人走親戚帶禮物，有著傳統的歷史。在我兒時的記憶裡，農村人家裡出產的貴重禮物，一般要留著送給城裡的親朋好友。那個年代農村窮，家裡拿得出手的禮物只有大紅雞公、老臘肉、菜油、酒米以及一些水果。就是這些禮物，農村人也來之不易。

會發給城市居民，不會發給農村農民的。遇到一些家庭寬裕、為人慷慨的城裡人，還會拿著舊衣服、蜂窩煤票以及鈔票給你，因為他們知道，農村人不容易，帶來的禮物都是家裡的寶貝……但在農村人和城裡人往來的禮物中，粗糧和蔬菜，是絕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時代變了，農村人的禮物也開始悄悄轉換了。改革開放以後，國家實行市場經濟，取消了糧油食品計劃供應制。經濟發達了，城市和農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。肉食品之類不再稀罕，走進農貿市場，喧嘩聲四起，叫賣吆喝不斷，雞鴨鵝魚豬肉隨處可見，隨處可買。

但是，隨著科技的發展，這時候的農副產品已經失去了原來的生態價值。當市場上出現各式各樣含有大量化學成分的添加劑、生長劑、催肥劑、豬飼料、雞飼料、鴨飼料、魚飼料、以及各種化肥、農藥、殺蟲劑後，憨厚樸實的莊稼人忽然明白，無須整日面朝黃土背朝天地精耕細作，一樣可以過上有錢人的好日子。於是，養豬不再依靠單純的農作物，一頭豬半年時間就可以把牠催長到二三百斤；一隻雞不用一年時間，也可以養到6、7斤左右。當然，這些豬肉、雞肉、鴨肉、鵝肉也就失去了以前的香味和營養價值。當城裡人吃膩了大魚大肉，忽然懷念起紅苕、玉米、土豆、芋頭那些粗糧，到城市裡開小館子的農村人到處打出「憶苦飯」、「家鄉菜」、「泥土味」等招牌，吸引了不少客人。那些當年用來餵豬、餵雞、餵鴨、餵鵝的粗糧被擺上了宴席，被客人吃得津津有味。後來城裡人又對蔬菜情有獨鍾，覺得蔬菜葉綠素多，含維生素高。於是素菜價格不斷上漲，變成了一斤蔬菜一斤肉。但這時候農村的粗糧、蔬菜已經變味，不



現代人注重綠色生態，圖為鬱鬱蔥蔥的萬畝有機茶園。

再具有原來的生態價值了。土豆愈來愈大，一個幾斤重；玉米一年四季都有，紅苕失去甜香味；芋頭的毛皮愈來愈厚；種植的蔬菜離了化肥、農藥，就不能生長。就連田裡種植的水稻，地裡種植的小麥，也不再耕田犁地，不再使用農家畜肥料，而使用立竿見影的化學肥料。很多轉基因的食品來到了農村，很多反季節的水果、蔬菜不斷生產。據說有一個農場，生產的蔬菜連農場自己職工都不敢吃，卻一車一車地拉到縣城的農貿市場去銷售。據說有的茶葉樹叢，打了農藥後，一夜工夫就長出嫩芽和綠葉，第二天就開始採摘做成名茶，還賣得很貴。這也不能責怪農村人呀，整個社會物慾橫流，物價上漲，農村人也要吃飯、生存、供兒女上學讀書，他們也需要錢。於是人們開始懷念那一片真正的綠色，懷念那一片真正的生態，懷念那片蔚藍的天空，懷念人與人之間那一份淳樸的情感。城市裡一些機關單位工作人員退休後，乾脆自己去鄉下租一片田地來種。農村人也專門用油枯等農家肥料，種一片生態菜園，不為賺錢，只為一部分留着自己吃，一部分送給城裡親戚。

印第安人有首歌謠：「只有當最後一棵樹被刨/最後一條河中斷/最後一條魚被捕/你才會發覺，/錢財不能吃。」好在還未到印第安人描繪的那種境況，黨中央就提出了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」的生態理念，並對全國的生態環境破壞現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和改造，讓綠水青山、藍天白雲重現於天地之間。妹妹的蔬菜我是會嫌棄的，這既是珍惜兄妹之間的情義，也是來自生我養我的莊稼地裡最好的禮物。

書若蜉蝣

葉輝

巧妙模仿 缺乏反省

話說東埔寨前領導人波爾布特(Potentielle)在巴黎接受教育，由是成為法國詩人魏爾倫(Verlaine)象徵主義詩歌的崇拜者；而俄國馬克思主義啟動一場激進的審美運動，但蘇聯的暴君詩人卻非常保守，斯大林(Joseph Stalin)在年輕時，曾以格魯吉亞語寫詩，在他受訓的東正教神學院卻遭受禁止。

評論家葉夫根尼(Evgeny Dobrenk)有此說法，斯大林詩歌特點為巧妙模仿，缺乏自我反省，詩歌雕飾優雅，卻媚俗又充斥自然主義的陳腔濫調：「蒼穹之下，夜鶯在林中啼叫」，因靈魂被「夜幕中的黑森林」所折磨，詩倒很真誠：「切記復切記，切記這真理：/ 被壓迫的人，倒地難直立，/ 也能振臂起，躍登神聖地，/ ——只要希望在，希望出奇跡。」

《這片土地上》(Over This Land)寫藝術家向民眾獻上具有啟示的樂章：「此聲警萬眾，/ 頑石也甦醒；/ 眾生聞此聲，/ 黑暗變光明」；但卻沒有被他試圖解放的人所認同：「暴民在被流放之前，裝好一艘載滿毒藥的船隻」；在他後來的詩作中，以歌唱者身份重新出現，「因為農民的苦難讓他流淚」，他有先見之明，在每個格魯吉亞人的心中豎立一座紀念碑；他的詩歌匿名出版，在著名文學雜誌中發表，並被選為格魯吉亞(Georgian)古典文學的典範。

即使斯大林的傳記作者讚揚他的詩歌，塞巴蒙特菲奧爾(Simon Sebag-Montefiore)寫道：「其美在於節奏和語言」；瑟維斯(Robert Ser-

vice)則稱之具有「眾人認可的語言純度」；修飾之美及英雄姿態將重現斯大林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，並反對實驗性的現代主義先鋒派。

安德羅波夫(Yuri Andropov)將官僚主義與浪漫主義互相结合，作為克格勃的領導人，他在給妻子寫情詩的同時，迫害異見人士且粉碎匈牙利人起義；為茲別克詩人伊斯梅洛夫(Hamid Ismailov)講述一則安德羅波夫的軼事：他的講演稿撰寫人給他發生日賀卡，其中他開玩笑說權力腐蝕人民，安德羅波夫卻以令人不寒而慄的詩句回應：「頑童信口斷言：/『權力腐蝕了人。』/ 鴻儒奉為經典，照此人云亦云。/ (旁白)居然無人解得/ 是人腐蝕權力。」

「波斯尼亞屠夫」卡拉季奇(Radovan Karadzic)被判判定有種族滅絕罪，1992年英國BBC紀錄片拍攝到卡拉季奇與俄羅斯民族主義詩人利莫諾夫(Eduard Limonov)會面，卡拉季奇在會面之時朗誦一首暴力預言詩，利莫諾夫則將一排子彈發射到下面的山谷中，卡拉季奇聲稱他幾年前已預測到會爆發戰爭，寫於1971年的詩歌《薩拉熱窩》有此說法：「兵燹漫天焚，/ 城郭無餘生，/ 哀哀呻吟吟，/ 刀牙何足論。」

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(Slavoj Žižek)對此有所批判，指出卡拉季奇為「詩情加武力情結」的關鍵人物，此等詩人強調民族主義的文學經典，特別是尼亞高斯(Petar Petrović-Njegoš)的史詩《高山花園》(Mountain Wreath)，此詩主張以穆斯林的血為塞族人洗禮。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

詩畫禪心(七十八)

元代高僧高峰原妙

或淡或濃施雨去，半舒半捲逆風來。半途捲逆風來，半舒半捲逆風來。



元代高僧高峰原妙詩畫

高峰原妙(1238-1295)，著作有《高峰原妙禪師語錄》二卷。這詩表現了高僧的慈悲為懷，對雲也深情一片。描寫雲的形態很優美：「或淡或濃施雨去，半舒半捲逆風來。」雲就是這樣，不受束縛，自由自在，但高僧卻擔憂雲沒處棲泊，故此把柴門終夜開放，讓雲可以自由進出。如此深情對待大自然，就是多情。

這首禪詩令我想起人們把心鎖起來，是防止有壞的東西進入，但如此一來，好的信息也沒法進入心靈，這豈不是得不償失。高僧一句把柴門永夜開，是寓意人們把心鎖解開，讓慈悲的信息進入心內，滋潤心田。

浮城誌

依足規矩

星池

艷陽高照，鬱悶炎熱，一名瘦骨嶙峋的婆婆急速地離開住所，趕往屋苑的控制室，焦急地對當值職員說：「我剛剛發現……我的睡房外牆上有一個蜂巢……怎麼辦？」其中一名職員悠然地說：「外牆有蜂巢嗎？你留下居住的單位號碼，稍後我們會派人上去看一看情況。」婆婆急不可耐：「要等多久？我有些害怕，也不敢打開窗戶……」職員淡然續說：「你放心吧！很快會有人來處理！」婆婆唯有先行回家，可是一直坐立不安，始終無法進入睡房目視蜂巢。

管理，可是搬冷氣機不是我們管理範圍，按規矩要由你們自己處理。你是獨居嗎？」見婆婆領首，職員再續說：「或者你問問親友，有沒有人可以幫幫忙？」然後再聯絡給我們！」婆婆惘然目送職員離去，隨即致電給親友求救。接近黃昏，終有親人能前來婆婆家中一看，發覺冷氣機與蜂巢相距不足一米，移動冷氣機必定會驚動那群蜜蜂。於是婆婆的親人代為與大廈的職員溝通。

「冷氣機與蜂巢實在太近，我們不敢搬動，萬一蜜蜂全飛入屋，我們怎麼辦？」親人問。「不如你們試一試，移走冷氣機後，立即用布封住空位，然後等滅蟲公司來處理。」職員自覺提供了一個好方法。「真的不可以一併處理嗎？等到滅蟲公司來到，開始搬走冷氣機，隨即除去蜂巢。」親人滿腦疑問。「最好你們在上午移走冷氣機，封好空位，那麼我們便約滅蟲公司下午來處理。」職員繼續堅持已見。

「能有更佳的處理方法嗎？時間上能配合得更好嗎？我們真的怕會驚擾那群蜜蜂！」親人嘗試再問。「總之，依足規矩，外牆歸我們管理，可是屋內搬冷氣機是你們的事。你們定了何時處理，便盡早通知我們吧！」職員斬釘截鐵並顯得不耐煩。

結果，擾攘數天，婆婆決定不再打開睡房的窗戶，讓蜂巢留下來。春去冬來，四季循環，有一天婆婆忽然瞥見蜂巢，發覺蜜蜂已全部離去，獨剩空空的蜂巢。這時候，婆婆忽然感到，沒除蜂巢或是好事，免去殺生，也是一件美事。

豆棚閒話

西野米蟲

金庸筆下的「少女」和「女郎」

金庸先生的名著《雪山飛狐》，最初是1959年在香港《新晚報》上連載，每天連載一篇，每篇字數約1,000字。筆者近期有幸閱讀到這批舊報紙的掃描檔案，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，田歸農的女兒田青文在第二篇就以「白衣少女」的形象出場了，此後原文一直寫的是該位「少女」如何如何，到了第四篇才正式介紹她的姓名、綽號和身份來歷。金庸在修訂小說時把這三篇文字出現的總共二十六個「少女」，全部改成了「女郎」。

為什麼要做這種改動？和一些朋友探討時，有人認為是年齡原因。理據是《飛狐外傳》也寫到了田青文，說她是個「十六歲左右的小姑娘」（三聯版第十一回），而《雪山飛狐》的故事發生在十年之後，因此她那時的年齡是二十六歲左右，自然不能算「少女」了。

但筆者認為年齡並非主要因素。黃蓉在《神鵰俠侶》的三分之二篇幅中，都被寫成是「少婦」，一直到她生完三個孩子，在襄陽城外與李莫愁動手過招時，後者眼中看到的仍然是個「美貌少婦」（三聯版第二十七回）。由此可見，金庸心目中的「少」，主要是通過旁人的眼光來觀察，只要駐顏有術善於保養，三十五歲左右的黃蓉也是「少」的。

回頭再看田青文，她的外貌是「凝脂般的雪膚之下，隱隱透出一層胭脂之色，雙睫微垂，一股女兒羞態，嬌艷無倫」（三聯版第一回）。請注意「女兒羞態」這四個字，什麼樣的人能叫「女兒」呢？在《紅樓夢》裡，賈寶玉有句名言：「女兒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見了女兒，我便清爽。」（第二回）。翻遍全書可以看出，賈寶玉鍾情的「女兒」，都是十幾歲的少女。全書最後美的少年秦鐘「怯怯羞羞，有些女兒之態」（第七回），他也是十幾歲的孩子。金庸早期的創作受四大名著的

影響很深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田青文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幼嫩得多，所以才配得上「女兒羞態」的評語。

既然如此，為何金庸在修訂時，要改掉「少女」的稱謂呢？初看時或許不解，但看到全書的後半部分就明白了，原來外表清純的田青文，私生活相當混亂，一邊口口聲聲說陶子安是自己「未過門的丈夫」，一邊又和同門師兄曹雲奇暗中私通，還偷偷生了一個孩子。她生怕醜事敗露，親手將剛出世的嬰兒用棉被悶死。

先撇開人性善惡的部分不談，一個已經生過孩子的女性，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被稱為「少女」。大多數讀者，尤其是男性讀者，在閱讀武俠小說時，潛意識裡都把「少女」等同於未經人道的處女。雖然在《神鵰俠侶》中，小龍女失貞後也一度被寫成「白衣少女」（三聯版第十二回），但之後在絕情谷出現時，已經被改成「白衣女郎」（三聯版第十七回）。這並非大男子主義，純粹是閱讀習慣使然，可以視為是讀者和作者之間的一種默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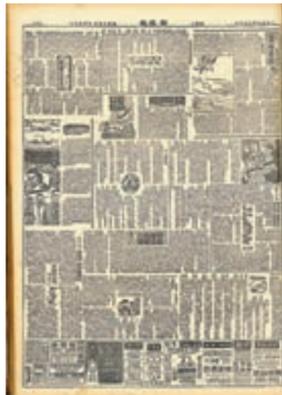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也不是所有的武俠小說作家，都遵守這種默契的，像古龍有時候就相當隨意。比如在《多情劍客無情劍》中，武林第一美女林仙兒甫出場時，也是被寫成「少女」。但她和李尋歡沒說幾句話，就脫光了衣服主動投懷送抱（第4章），儘管沒有發生實質關係，但那種老練和成熟，已經顯示她絕不可能是守身如玉的處女。其後她的所作所為，更加印證了她早就閱人無數，是個不折不扣的蕩婦。

筆者對古龍也極其喜愛，一向認為他在武俠小說上取得的成就絕不亞於金庸。但在這些細節上，還是更欣賞金庸在修訂版中的處理方法——把「少女」改成「女郎」。少女情懷總是詩，少女給人的感覺都是美好的。而「女郎」卻是個中性詞，暗示了這個

角色有可能相當不堪。

在金庸的大部分武俠小說中，「少女」都比「女郎」可愛。《倚天屠龍記》中，少年張無忌第一個喜歡上的女性朱九真，就是個外表美貌內心歹毒的「女郎」。與她並稱「雪嶺雙妹」的武青嬰，雖然有些段落寫成「少女」，但剛出場時的首次亮相，是通過張無忌的視線看到「另一旁也是個女郎」。（三聯版第十五回）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《鹿鼎記》中的阿珂，出場時「不過十六七歲，身穿淡綠綠衫」（三聯版第二十二回）。在金庸的其他作品中，年齡這麼小的女性全部都是「少女」，只有阿珂是寫成「綠衫女郎」。在韋小寶的七個老婆中，阿珂雖然最最美貌，但性格卻是最不可愛的。

唯一一個自始至終寫成是「少女」，但卻令人討厭的重要角色，是《天龍八部》中的阿紫。那大概是因為阿紫實在太「幼齒」了。段正淳第一次看到這個女兒時，說她「只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」（三聯版第二十二回）；而且她身旁還有個姐姐阿朱。總不能姐姐是「少女」，而妹妹卻是「女郎」，因此在這裡就筆下留情了。



《雪山飛狐》第一篇章版。

詩詞偶拾 海棠花 沿著春風的指引 你亭亭玉立於原野 撥動五彩繽紛的琴弦 在春光裡璀璨地綻放 馥郁的思念與故鄉邂逅 海棠花開遍天涯海角 岑寂渾圓的花蕾 猶如在春的天台點亮 斑斕嫵媚的燈盞 海棠花開遍天涯海角 紫紅玉韻的嬌艷 羞澀的矜持 已被曠世的愛情包圍 與一抹陽光的愛戀 是被蜂群包裹的甜蜜 青春的明眸被春雨淋濕 直上每一朵花瓣 與一片片綠葉結滿奇緣